

看古人如何加“滤镜”

如今,人们在拍照后可以使用各种修图软件给照片加“滤镜”,甚至可以直接用美颜相机自带的滤镜功能让照片中的人物或者景物变得更美。在没有辅助设备的古代,想要“照相”就只能用纸笔将人像或景象画下来,那么,古人绘画时能美颜吗?

美颜可难不倒古人,他们在绘人物画像时,也会想法子加“滤镜”。中国传统的国画主要是画在绢、宣纸、帛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根据制作技巧、笔法,也可分为工笔、写意和兼工带写等。画家会根据环境特征以及人物特点为画作加上“滤镜”,让人物形象看起来更美、更鲜活!

唐代画家阎立本曾绘制过一套《历代帝王图》,画了从汉至隋十三位帝王。虽没见过这些帝王,但阎立本刻画出了他们共同的特性和气质仪容,而又根据每人的政治作为和不同境遇加了“滤镜”。阎立本通过个性化描绘,对眼神、嘴角及面部肌肉的微妙刻画,表现出帝王的心理、气质和性格等特征。比如汉昭帝刘弗陵,从容沉稳,俨然大国君主气派。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画中身材高大、两眼有神、双

给皇帝“美颜”不容易

眉舒展,处处都流露出自信豁达。

在阎立本笔下,那些有作为的帝王,多半冠带轩冕、威严肃穆、睿智颖悟,一派雍容大度,而昏庸无能或暴虐亡国之君则虚弱无力、刚愎自用。阎立本通过手工“滤镜”塑造了十三个个性突出的帝王形象。

古人除了在人物本身做文章,还会通过为背景加滤镜的方式彰显人物个性,例如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作品描绘官僚贵族雅集听琴的场景,传言图中抚琴者正是赵佶本人,这幅画背景简洁,作品构图简净,人物举止形貌刻画生动传神,主人公道冠玄袍,居中高端坐,凝神抚琴,前面坐墩上两位

纱帽官服的朝士对坐聆听,悠然入定,陶醉在琴声之中,营造出清幽氛围。《听琴图》通过对背景的刻画突出了主人公优雅的气质,属于高端“滤镜”。

清朝,皇宫里来了不少西洋“摄影师”,比如郎世宁。郎世宁将中西技法融为一体,在形成精细逼真的绘画效果时又不失人物本身应有的威严,于是成了乾隆的御用“摄影师”。乾隆四年,乾隆亲临南苑阅兵,便让郎世宁“摄影”,这便是其代表作之一《乾隆大阅图》。郎世宁以鲜艳明丽的色泽和细致工密画笔描绘出29岁的乾隆,他着戎装,威风凛凛、英姿飒爽,一副意气风发的青年君王形象跃然纸上。

在一些娱乐性活动中,乾隆也会让郎世宁记录。乾隆喜欢打猎,每次狩猎都让郎世宁忙活,最后形成系列作品:《乾隆皇帝射狼图》《乾隆皇帝刺虎图》《乾隆皇帝落雁图》……乾隆cosplay时也要让郎世宁留下自拍照。某次乾隆在欣赏《洗象图》,这是一幅描绘四位侍者清洗白象的画作,白象是普贤菩萨的坐骑,乾隆把自己扮作观看《洗象图》的普贤菩萨。这一场景后来便被记录在了《弘历观画图》中。

此外,乾隆还喜欢让郎世宁为自己做“证件照”——《心写治平图》。这套图又称《乾隆帝后妃嫔图卷》,画卷由右向左展开,呈现了乾隆和他的皇后以及十一位妃嫔的半身画像,其中皇帝、皇后都由郎世宁亲自执笔,其余是郎世宁的徒弟所绘,最后三人由宫廷画家续画。

除了为他人作画,古人也爱“自拍”。据唐代画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有过一幅叫作《临镜自写真图》的“自拍”,是对着镜子画自己。估计王羲之一定加了“滤镜”,只是遗憾的是,这幅自画如今已经亡佚,只留下零星文字记载。

宋朝士大夫间兴起自画像浪潮,许多人都会为自己作画,或请专业画师给自己画像,往往还要题写几句“画像赞”,类似于如今人们自拍后发朋友圈,还得配上精美文案。比如黄庭坚就曾一口气写了五首《写真自赞》。

宋元之交的大画家赵孟頫也为自己照了一张“自拍”(赵孟頫《自画像图页》),将自己绘成头戴乌巾、身穿白袍,策杖漫步于竹林中的雅士。但他并未用过多笔墨细画人物形象,而是将自己置身于竹林中,通过背景滤镜,突出竹林与溪流,营造出优雅且充满

大咖“自拍”也疯狂

美感的氛围,赵孟頫尘虑尽消、飘然世外的高士形象自然而然展现了出来。

明清时期,人们自拍时除了热衷“加滤镜”,还对写实性有要求:即在让人物看起来更美的同时又不失真。晚明时期有位知名的“摄影大师”曾鲸,他开创了全新的“墨骨敷彩”肖像画法,即先用淡墨线勾出轮廓和五官位置,再以淡墨和淡赭石按面部结构层层渲染出色彩和凹凸阴影,使原本平面的肖像产生立体感。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评价曾鲸的画:“磅礴写照,如镜取影,妙得神情。”说曾鲸笔下的人物逼真生动,像从镜中取出来的。因为肖像画技艺高超,许多文人雅士

都曾请他画像,其中不乏董其昌、陈继儒、王时敏等当时的名士。曾鲸绘制的《王时敏小像》画的是25岁的王时敏。曾鲸先勾出清晰墨线,再按人物面部结构用淡色渲染数层,相当于“美颜”,让王时敏看起来栩栩如生,肤质显得更细腻。画中的王时敏目光炯炯有神,手持麈尾,身穿白袍,头戴儒巾坐在蒲团上,衣褶随笔而出,落笔流畅,使人看上去神采飘逸、风度翩翩。

曾鲸也凭借为人“拍照”发家致富,明代博物学家谢肇淛在随笔札记《五杂俎》中便写到曾鲸“挟技以游四方,累致千金”。

此外,清朝画家华岩在46岁时也作了一幅《自画像》,写实而又带有写

意的意味,也加了滤镜。图中的他穿着白衣,靠在石头上,右手扶石头,左手捋须,十分悠闲自在,通过简练的线条,使自画像不失形似而更重精神,不仅个性鲜明,而且更富有意境。

作为清代扬州八怪之首的画家金农,称得上是“自拍狂魔”了,他的现传世自画像作品就有9幅。他曾送给弟子罗聘一幅《金农自画像轴》,画中并不求形似,而是加了滤镜,通过极尽夸张的手法,使“自拍”具有漫画意味,画中的金农拥有浓密长髯,矍铄的双目,持杖侧立,姿态笃定,神情超然,描绘出了金农奇崛傲世的性格特征。

纵观古代人物画像,古人创作中加滤镜,不仅追求写实,更追求写神,不仅注重外在的形象逼真,更注重内在精神本质的酷似,同时还喜欢借助环境来烘托人物,使人物形象更鲜活。

在古代,也有许多“摄影爱好者”对“都市摄影”偏爱有加。所谓“都市摄影”,就是将一座都市里的不同景致或稍纵即逝的美好景物转化为长久的视觉图像,让人们可以通过不一样的视角欣赏都市美景。古人同样喜欢用笔墨纸砚将都市的繁华景象“拍”下。

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都市摄影”作品要数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了,这幅画卷生动再现了北宋汴京(今开封)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都市景象,也让千年后的人们能够看到北宋都城的繁华都市面貌。

《清明上河图》开创了以长卷艺术形式为都市“摄影”的先河,许多后世画家争相模仿。比如宋元时期,便有未知名的艺术家为杭州创作了《西湖清趣图》,从艺术角度看,这幅作品的“摄影”技术一般,但为人们展现了约800年前杭州的环西湖都市景致。

明朝中期画家仇英很爱“都市摄

“都市摄影”讲技术

影”,曾为南京创作了《南都繁会景物图卷》,描绘了当时三月庆春的活动场面,画面由郊区延伸到城市,城里百姓庆春活动丰富,街上挤满看客,展现了明代南京的繁荣景象。在画卷最后的明故宫处,仇英进行“修图”,其中殿宇楼阁金碧辉煌,在烟岚雾霭中若隐若现,令欣赏者感受到它的巍峨与壮丽。

同样是明代中期,还有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画家为京师北京创作了《皇城积胜图》,图中展现了从北京西南卢沟桥附近起,经郊区、城市再到北郊以及居庸关附近的景象。透过画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明代北京的都市情景。

清代出现了专业的“都市摄影”,盖因康熙曾六下江南,让画家王翬等人将他打过卡的地方都“拍”下来,于

是就有了《康熙南巡图》图卷。乾隆登基之后,也学着爷爷下江南,也让宫廷画师绘制《乾隆南巡图》,这些图场面浩大,气势宏伟,展现了清代运河沿岸都市的繁华以及风土人情等景致。

为乾隆创作《南巡图》的画家徐杨称得上是都市摄影“发烧友”,为当时的京师北京“拍摄”过多幅作品,其中著名的有《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京师生春诗意图》等,其中《京师生春诗意图》尤为特别。他在《京师生春诗意图》中借鉴了西洋画的绘制方式,将中国传统散点透视画法与欧洲焦点透视画法相结合,采用鸟瞰式构图方式从正阳门大街由南向北层层展现当时的京师面貌。

说起明清时期最繁华的都市,苏

州绝对是其中之一。在明代,仇英便模仿《清明上河图》为苏州创作了《清明上河图》,将明代苏州繁盛的集市贸易、鳞次栉比的商业店铺浓缩在长卷中,再现了明代苏州的繁华景象。

作为苏州人,徐杨免不了要为苏州创作“都市摄影”。据说,徐杨曾用了24年将当时苏州的繁华全部“照”下来,作品叫作《姑苏繁华图》,这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有学者曾统计过,画中有一万两千人,近四百只船,五十多座桥,二百多家店铺,两千多栋房屋。苏州城郊百里的风景和街市的繁华景象都跃然纸上,物产之富饶、百业之兴旺令人一览无余。

透过古人的精美图画,我们才发现:美颜不是现代人的专利。从古代的精美图画,再到今天的花式自拍,变化的只是形式,不变的则是人们对于“美”的追求。

来源:北京青年报